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謹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

存其理棄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勑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啟問爾時羣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縱

有車馬觀者塡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在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儛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寀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衆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叙言避火莫墮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礫雹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擎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啟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為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婬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慧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曰頗羅機

梨㚷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

我我令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耆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曽為比丘毀破禁戒内懐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毀謗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

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
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
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
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
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
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
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
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

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燄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曽嚼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嚼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曽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

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
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
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
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
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
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
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
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

佛名曰樓至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膖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嗽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為蚊䖟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

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

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咙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

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得不飢時彼時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

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焰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輙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餤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掘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臠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鍱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火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既

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語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瞑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令戒勑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輙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

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
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
不得為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
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真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
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
襍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
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
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

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母受樂最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為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

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為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斐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斐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

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娑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

藏我令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羣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鏁繫縛賣

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憀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困苦坐由猒樂買禍所致苦也

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愼境部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鬬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

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令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

如襍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

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

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
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
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
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
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
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
身守諸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

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懐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魁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愍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若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秃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

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内　若以外量内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說言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
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
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雜譬喻
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
時有大鶴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嚥之飛
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

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負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繿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妄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誡朂憂喜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文賾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髙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

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累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

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漢時諸曁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增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

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令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跡及餘草周

甚驚悦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右此三驗出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楊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史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史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　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

廨中便有鬼怪中宵朧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黶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絶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

癸狼狽澆沃並得時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為吃嚂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令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廨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君禳却太過

乃至駡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令詐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令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仍齋戒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絶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燒死人骨

末以傳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髑髏燒以傳瘡其夜戶内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内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令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从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酧之無復災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輙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

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内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以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厠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矟尚幼在抱家内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矟字景真位至

湘東太守　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䏶上杖瘢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勑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悖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輙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一

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有所思憶便勑對前者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宫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黒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腳遂以供

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

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熲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

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卻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絶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踟蹰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即是

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穌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𥡴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悞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鬬相趂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燋捲變為紅色吞盡乃穌穌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

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卻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啟王云臣曽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穌悝如舊觀者如市

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

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舊云頭陁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邦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

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

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深自慶

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虵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衆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輙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

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敎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

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如此即故問意具荅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荅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荅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令從吾乞

永絶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逼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説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

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千

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啟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𡺸停騶響　交枝落幔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叅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深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懐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絶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呑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晝夜不卧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大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

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内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粮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

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開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云迺遥心敬挹及後没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禀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肅哉善人飄然絶塵外軌小乘内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蟬蛻耳迺為賛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兹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

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羣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着袈裟者遂齊聲念佛郤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陁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報拾遺錄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